

<<頭號冤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頭號冤家>>

13位ISBN编号：9789573326366

10位ISBN编号：9573326361

出版时间：2010/03/09

出版时间：皇冠文化

作者：Evanovich, Janet

页数：272

译者：蔣宜臻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頭號冤家>>

內容概要

聯合推薦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執行秘書 / 冬陽 暨南大學推理同好會顧問 / 余小芳 新  
銳導演 / 陳正道 推裡小說愛好者 / 路那 推理評論家 / 黃羅 推理評論家 / 謎熊 榮獲

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最佳首作獎」！

英美獨立推理書商協會「黛莉絲獎」年度最佳小說暨「20世紀百大英文推理小說」！

入選《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今日美國報》年度好書！

入圍「愛倫坡獎」、「阿嘉莎獎」年度最佳處女作！

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4顆半星熱烈好評！

盤據美國獨立書商協會暢銷排行榜超過200週！

你要愛情？

還是麵包？

不好意思，本小姐我可是很「惡」的，當然是通吃！

雖說錢不是萬能，但是沒錢，真的萬萬不能啊！

窮途末路時，她可是什麼鬼事都幹得出來！

歡迎來到紐澤西州川頓市，這兒是街頭痞子、三教九流，以及史蒂芬妮·帕盧的家鄉。

個性大刺刺的史蒂芬妮，自從被炒魷魚之後，求職到處吃閉門羹。

她需要錢，而且得迅速賺到一大筆錢，以應付她越來越大的財務黑洞，但時機歹歹，她別無選擇，只好向堂哥文森求助。

史蒂芬妮得到了一個很酷的新工作——逃犯緝拿專員，也就是俗稱的「賞金獵人」。

這個工作除了一不小心可能會要了她的小命之外，只要她能把棄保落跑的犯人給抓回來，報酬倒是頗不賴的！

不過她從來沒逮人的經驗，而且最厲害的防身法寶竟然是防狼噴霧器，更重要的是，她的第一個「目標」竟然就是十八歲那年的初戀情人，之後卻拋下她一走了之的喬·莫雷利！

新仇加上舊恨，這下拚死拚活都非得要抓到他不可！

不過，面對這個充滿危險和誘惑的「敵人」，史蒂芬妮要如何才能完成她的第一次任務呢？

.....

## &lt;&lt;頭號冤家&gt;&gt;

## 作者簡介

珍娜·伊凡諾維奇 Janet Evanovich 1943年生於美國紐澤西州。大學畢業後就結婚生子的她，進入三十大關後才開始寫作。在朋友的建議下，她嘗試寫羅曼史，但最初的三部作品卻全部慘遭退稿。就在她準備認命放棄的時候，她以史黛菲·霍爾（Steffie Hall）為筆名所寫的小說終於獲得出版社青睞，也從此走上作家之路。而在數部獨立作品以及一系列以「艾兒喜·霍金斯」為女主角的羅曼史小說後，她決定要做些不同的嘗試。她從勞勃狄尼洛主演的電影「午夜狂奔」（Midnight Run）得到靈感，催生出她日後最著名的「賞金女獵人」史蒂芬妮·帕盧系列。這個系列的第一集《頭號冤家》一推出即大獲肯定，不但入圍「愛倫坡獎」與「阿嘉莎獎」，並榮獲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的「約翰·克雷西最佳首作獎」以及英美獨立推理書商協會「黛莉絲獎」年度最佳小說。之後她又分別以第二集《Two for the Dough》、第三集《Three to Get Deadly》（皇冠即將陸續出版）得到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的「幽默匕首獎」與「銀匕首獎」。「賞金女獵人」系列更幾乎本本都登上《紐約時報》等各大暢銷排行榜冠軍，也讓她成為跨足羅曼史與推理小說界左右逢源的「數字女王」！

「賞金女獵人」系列目前已出版至第十五集，同時還有四本配合耶誕節或情人節主題而寫的外傳。

蔣宜臻 台大社會系、師大譯研所畢業。  
譯有《馬利與我》、《血之罪》、《當幸福來敲門》等書。

## &lt;&lt;頭號冤家&gt;&gt;

## 章节摘录

內容試閱 有些男人踏進女人的生命後，會毀了她一生。  
像喬瑟夫?莫雷利就毀了我的人生 - - 但不是永久，而是斷斷續續地。

我和莫雷利生長在川頓市一個就叫「小鎮」的藍領階級社區。

那兒的房子都是雙併住宅，空間窄促、庭院狹小。

路上都是美國車，住的大半是義大利裔，混著少數匈牙利裔與德裔居民，剛好足以避免近親繁殖。  
這裡是買披薩餃、玩寶果的好地方，而且，如果你非得定居川頓市，小鎮也算適合成家的地方。

小時候，我通常不會跟喬瑟夫?莫雷利玩在一起。

他家離我家兩條街遠，而且年紀比我大兩歲。

我媽會警告我：「離那些莫雷利家的小孩遠一點，他們很野！」

我聽過他們跟女孩子獨處的時候會做什麼事。

「是什麼？」

「我急忙問。」

「妳不會想知道的。」

「我媽回答。」

「反正是很壞的事，不好的事。」

「從此之後，我總帶著恐懼與打探的好奇心看待喬瑟夫?莫雷利，對他幾近崇敬。」

兩星期後，我聽信莫雷利要教我新遊戲的說詞，六歲的我雙膝顫抖，緊張地跟著喬走進他爸的車庫。

莫雷利家的車庫就建在他家的停車場上，獨自樹立在邊緣。

裡頭一片灰暗，唯一的光線是從汙穢的窗戶透進的陽光。

室內很悶，充滿陳年霉味、廢棄輪胎與舊機油罐的氣味。

莫雷利家的車子從沒停過這裡，這裡另有他用：老頭在車庫裡教訓兒子，兒子在裡頭打手槍，而喬瑟夫?莫雷利則帶我 - - 史蒂芬妮?帕盧 - - 到車庫裡玩火車過山洞。

「這個遊戲叫什麼名字？」

「我問喬?莫雷利。」

「撲撲撲！」

「他說完後趴在地上，雙手和膝蓋撐在地上，爬進我的雙腳間，他的頭被我的粉紅色短裙蓋住。」

「妳是山洞，我是火車。」

「我猜，從這兒就能看出我的個性 - - 我不太聽別人建議，或者說天生好奇過頭，或者純粹只是叛逆、無聊或命運使然。」

但不管怎樣，那件事只發生過一次，而且我失望透頂，因為我只能當山洞，但我比較想當火車。

十年後，喬?莫雷利仍住在兩條街外。

他長成高大的壞男孩，雙眼能從湛黑的怒火一瞬間轉成甜得化不開的濃情巧克力。

他的胸膛刺了隻老鷹，雙臀緊實挺翹，步伐神氣英挺，而且據說雙手十分靈巧。

我最好的朋友瑪麗露?摩納告訴我，她聽說莫雷利的舌頭就像蜥蜴一樣。

「鬼扯蛋！」

「我回答。」

「那是什麼意思？」

「別讓他逮到機會跟妳獨處，不然妳就知道了。」

只要他逮到妳落單.....妳就.....反正妳就毀了。」

「自從火車過山洞事件後，我跟莫雷利就沒什麼往來。」

我猜在那之後，他已經學會了更高深的性知識。

我雙眼睜得老大，靠在瑪麗露身邊，想著最糟的情景。

「妳講的不是強暴吧？」

「我說的是慾望！」

如果他想要妳，妳就完蛋了！」

## &lt;&lt;頭號冤家&gt;&gt;

沒人擋得住那傢伙的誘惑。

」除了在六歲時被那傢伙上下其手外，當時我還是完璧之身。

我打算將第一次保留到婚後，不然至少也要等到上大學。

於是我說：「我是處女。」

」彷彿在宣布什麼頭條新聞。

「我相信他不會想碰處女。」

」 「他對處女特別在行！

只要被他指尖輕輕摸過，任何處女都會立刻全身癱軟。

」 兩星期後，喬·莫雷利走進漢彌頓大道上的甜心蛋糕店，我放學後打工的地方。

他買了個巧克力奶油酥餅，告訴我他要加入海軍。

打烊四分鐘後，他的甜言蜜語撤除了我的最後一道防線，讓我攤平在甜心蛋糕店巧克力閃電泡芙冰櫃後的地板上。

等我下次見到他時，已經過了三年，那時我開著我爸的別克轎車要去購物中心。

當我瞥見莫雷利站在喬凡契尼肉舖前面時，便立刻踩下油門，衝上人行道，往他背上撞下去，車子右前方的擋泥板把他彈到了地上。

我熄火，下車檢查損傷。

「哪裡斷了嗎？」

」他癱在人行道上，抬頭看向我的裙子。

「我的腳！」

」 「很好！」

」我說完後，轉身坐回車內，開向購物中心。

我把這樁「意外」歸因為暫時性精神失常，而且也要為自己辯護幾句：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輾過任何人。

冬季時，寒風在漢彌頓大道上呼嘯，拍打玻璃櫥窗，將垃圾吹到人行道上與店門前。

夏季時，氣流沉滯稀薄，濕度爆表，水氣滿滿。

氣流撫過曬紅的水泥與融化的柏油路。

蟬聲震耳，垃圾臭氣四溢，紐澤西州所有的壘球場總被灰濛濛的薄霧籠罩。

我猜這在紐澤西的生活中也算得上某種精采冒險了。

今天下午，我開著馬自達Miata，決定不管能不能呼吸到八月的新鮮空氣，先把敞篷車頂放下。

我將冷氣開到最大，跟著保羅·賽門（Paul Simon）高歌。

垂到肩膀的棕髮散亂捲翹，包覆著我的臉頰，銳利的藍色雙眼藏在酷炫的Oakley太陽眼鏡後方，使勁地踩下油門加速。

那天是星期日，我要回爸媽家吃燉肉。

我在紅燈前停下，察看後視鏡，當看到藍尼·古柏開著棕色轎車停在兩台車遠的後方時，我罵了聲髒話，把頭埋在方向盤上，喃喃地說著：「該死！」

」我跟古柏上同一所高中。

他當初是條討人厭的蛆，現在也一樣。

不幸的是，他現在有正當理由可以這麼做。

我的Miata分期付款逾期未繳，而古柏正是為銀行委託的查封公司工作。

六個月前，我買下這輛車，當時我的人生順遂，住在很棒的公寓裡，擁有職業冰球遊騎兵隊的季票。

但突然間，砰地一聲！

我被炒魷魚了！

錢沒了，優良信用評等也飛了。

我再看後視鏡一眼，咬牙拉起手煞車。

古柏就像一縷白煙。

每次你想抓住他，他就散得無影無蹤。

## &lt;&lt;頭號冤家&gt;&gt;

因此我不打算浪費最後一次談判機會。

我跳下車，對夾在我倆之間的駕駛說聲抱歉，走向古柏。

「史蒂芬妮？帕盧！」

「古柏語帶驚喜，故作驚訝地說。」

「真高興看到你。」

我雙手搭著車頂，盯著敞開車窗裡的他。

「古柏，我要去爸媽家吃晚餐。」

「你不會趁我在爸媽家吃飯的時候把車拖走吧？」

「我是說，如果你這麼做，那就太低級了。」

「史蒂芬妮，我這個人本來就很低級，所以才會做這份工作。」

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喲！」

「燈號換了，停在古柏後方的駕駛猛按喇叭。」

「也許我們可以做個交易。」

「我對古柏說。」

「這個交易包括讓你脫光光嗎？」

「我幻想著學影集「活寶三人組」(Three Stooges)那樣抓著他的鼻子死命擰，直到讓他發出豬叫聲為止。」

但問題是，如果要這麼做，還得碰到他的身體，所以我最好用文明點的方法。」

「這車讓我再用一晚，明天一早我就開回去。」

「想都別想！」

「古柏說。」

「妳這人太狡猾，我已經追這台車子五天了。」

「那再多一天也沒差吧。」

「我本來還期待妳會表示一點謝意，妳知道，嗯，我的意思吧？」

「我差點吐了出來。」

「算了，你把車開走，現在就開走！」

我走路去我爸媽家。」

古柏的目光黏著我的胸部。

我的尺寸三十六B，配上一百七十公分的骨架，身材還算適中，但離令人驚豔還差得遠。

我今天穿著黑色緊身褲與寬鬆的冰球隊球衣。

這身打扮實在不怎麼性感，但古柏仍舊色迷迷地打量著我。

他咧嘴露出笑容，剛好讓人看見他少了顆白齒。

「嗯，我想可以等到明天，好歹我們也是高中同學嘛……」 「嗯哼！」

我只能擠出這兩個音來回應。」

五分鐘後，我從漢彌頓大道轉進羅斯福路。

這裡離我爸媽家還有兩條街，但已能感覺到家族的重擔，將我拉進小鎮中心。

小鎮是大家族組成的社區，代表著安全、親情、穩定，以及熟悉的習慣。

儀表板上的時鐘告訴我，我遲到了七分鐘，而想要尖叫的衝動告訴我，我到家了！」

我停在路邊，看著門廊裝有百葉窗與鋁製遮雨棚的狹窄兩層雙拼屋。

我家這邊的遮雨棚是黃色的，搭配棕色木板屋頂，四十年來如一日。

水泥階梯兩側各種一排雪球樹，紅色天竺葵圍繞著門廊。

這是棟簡單的屋子，一進門就是客廳，餐廳夾在中間，裡頭是廚房，二樓有三間臥房和一間浴室。

這棟整齊的小屋充滿烹飪的香味，擁擠的家具，是個充滿生氣的舒適小窩。

隔壁屋子住著馬可維茲太太，她靠社會救濟金過活，只買得起清倉特賣的油漆顏色。

所以她把雨棚漆成萊姆綠。

我媽站在敞開的紗門邊說：「史蒂芬妮！」

她大吼著。

## <<頭號冤家>>

「還坐在車裡幹嘛？」

妳遲到了，妳知道妳爸最恨不準時吃飯。

馬鈴薯要涼了！

燉肉都要乾了！

」在小鎮上，食物非常重要。

月亮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小鎮則繞著燉肉轉。

自我有記憶以來，我爸媽的生命就被這五磅重的牛臀肉操控，一定要在每晚六點整把它燉得恰到好處。

瑪蘇爾外婆站在我媽身後兩呎。

「我也該去買條這種褲子。

」她盯著我的短褲說。

「妳看，我的腿還是挺美的。

」她拉起裙子，看著膝蓋。

「妳覺得怎麼樣？」

我穿單車褲好看嗎？」

」說實話，瑪蘇爾外婆的膝蓋看起來像門把。

她年輕時是個美人，但歲月已經讓她肌膚鬆弛，骨瘦如柴。

不過，如果她想穿單車褲，我想她有這權利。

在我看來，住在紐澤西的眾多好處之一，就是即便妳是個老太婆，也一樣能夠奇裝異服。

在廚房切肉的老爸冷冷地哼了一聲。

「單車褲！」

」他喃喃自語，一手拍著額頭。

「噫！」

」兩年前，瑪蘇爾外公阻塞的動脈送他上天堂享用燉肉後，瑪蘇爾外婆就搬進我爸媽家，然後就再也沒搬走。

我爸則以傳統的堅忍風範以及魯莽的自言自語接受了這個事實。

我記得他說過自己小時候養的一隻狗。

他是這麼說的：那隻狗是有史以來最醜、最老、最笨的狗。

那隻狗尿失禁，到處滴尿，嘴裡的牙齒爛光，屁股因為關節炎不能動，巨大的脂肪瘤讓牠的皮膚凹凸不平。

最後一天，我爺爺把狗牽到車庫後面，一槍打死牠。

而我懷疑，老爸有時候也幻想能這樣了結瑪蘇爾外婆。

「妳應該穿洋裝的。

」我媽對我說，她把青豆和奶油珍珠洋蔥端到桌上。

「都三十歲了，還穿得像十幾歲小孩。

妳這樣穿怎麼可能遇到好男人？」

」「我不想要男人。

我已經有過一個，而且不喜歡。

」「那是因為妳老公是坨屎。

」瑪蘇爾外婆說。

我同意。

我前夫確實是坨屎，特別是當我抓到他跟喬依絲·邦納德在餐桌上搞那檔事的時候。

「我聽說蘿瑞塔·巴思克的兒子跟他老婆分居了。

」我媽說，「妳記得他嗎？」

藍諾·巴思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但不打算談論這話題。

「我不要再跟藍諾·巴思克約會。

## &lt;&lt;頭號冤家&gt;&gt;

」我告訴她。

「想都別想！

」 「藍諾?巴思克有什麼不好？

」 「藍諾?巴思克是個屠夫，他禿頭而且痴肥。

我想我的確有點勢利，但一個成天把內臟從雞的後門掏出來的男人，實在很難讓我有浪漫的遐想。

但我媽還是不放棄。

「好吧，柏尼?康茲呢？

我在乾洗店碰到他，他還特地問起妳最近如何。

我想他會有興趣，我可以請他過來喝下午茶。

」 「依我近來的運勢，我媽大概已經邀請柏尼了，現在他可能正騎著腳踏車，轉過街角，還一邊嚼著口香錠。

「我不想談柏尼。

」我說。

「有件事我要告訴妳，是個壞消息……」由於我非常害怕這一刻，所以一直盡可能拖延。

我媽馬上摀住嘴。

「妳發現乳房有腫瘤！

」事實上，我們家族裡從來沒人得過乳癌，但我媽還是非常小心。

「我的乳房沒事，有事的是我的工作。

」 「妳的工作怎麼了？

」 「我的工作沒了，我被資遣了。

」 「資遣！

」她深吸一口氣。

「怎麼可能？

那是份好工作，妳也熱愛這個工作。

」我是馬丁平價百貨的低價內衣採購員。

我在紐華克工作，在號稱花園之州的紐澤西，那實在不算什麼風光明媚之處。

事實上，熱愛這份工作的是我媽，她幻想這是份非常時髦的工作，但我的工作實際上只是拚命砍低流行尼龍絲襪的價格而已。

馬丁平價百貨跟「維多利亞的秘密」在等級上是有些差距的。

「我不擔心，」我媽說，「內衣採購員一定找得到工作。

」 「但現在根本沒有內衣採購的職缺。

」特別是曾在馬丁平價百貨工作的人。

馬丁百貨的工作經歷讓我在職場上的搶手度好比癡瘋病患，馬丁百貨去年冬天因為花的封口費不夠多，因此和黑道間的關聯登上了新聞版面。

公司執行長被以非法商業行為罪名起訴，馬丁百貨被出售給波迪可公司，而無辜的我就在清理門戶的整肅中被掃地出門。

「我已經失業六個月了。

」 「六個月！

我怎麼都不知道！

妳自己的媽竟然都不知道妳流落街頭？

」 「我沒有流落街頭！

我有做點短期工作，像歸檔之類的。

」然後慢慢一路走下坡。

我在大川頓都會區的所有人力公司登錄了資料，每天虔敬地閱讀徵才廣告。

我不怎麼挑剔，除了電話行銷與狗舍管理員外的的工作都能接受，但前景依舊不佳。

以基層職位來說，我是大材小用，卻又缺乏高階職位所需的管理經驗。

老爸又叉了塊燉肉到盤子上。



## &lt;&lt;頭號冤家&gt;&gt;

他在郵局工作三十年後選擇提早退休，現在兼差開計程車。

「我昨天看到妳堂哥文森，」他說，「他在找人歸檔，妳可以打電話給他。」

「為文森歸檔 - - 這可真是夢寐以求的職場跑道。」

在所有親戚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文森。

他是個小癩三、性變態跟爛狗屎。

「薪水多少？」

「我問。」

老爸聳聳肩。

「一定是最低工資。」

「好極了。」

簡直是為身在絕望深淵的人打造的完美職缺。

爛老闆、爛工作、爛薪水。

我將有無窮的機會自憐自艾。

「最棒的是工作地點離家很近，」我媽說，「妳可以天天回家吃午飯。」

「我木然地點點頭，心想我寧願把自己戳瞎。」

陽光從臥房窗簾的縫隙透入，裝在客廳窗上的冷氣嗡嗡作響，預告又一個溽暑天的降臨。

鬧鐘收音機的電子螢幕閃爍著藍色數字，告訴我現在時間是九點。

新的一天已開始運轉，但我並不包括在內。

我長嘆一口氣，翻身下床，蹣跚走進浴室。

盥洗完畢，懶洋洋地走進廚房，站在冰箱前，祈禱冰箱仙子已在半夜大駕光臨。

打開冰箱門後，我盯著空盪盪的架子，認清了奶油盒的油漬不會繁衍出食物，蔬果槽的枯菜也不會長出新鮮蔬果。

我與飢民的差距只在：半罐美奶滋、一瓶啤酒、生滿藍色黴菌的全麥麵包、用塑膠袋包覆的爛球莖萵苣，以及一盒倉鼠飼料。

我心想，才九點就喝啤酒會不會太早？

當然，莫斯科現在是下午四點鐘，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喝掉半瓶啤酒，落寞地走近客廳窗前。

我拉開窗簾，俯視停車場。

我的Miata不見了，看來古柏很早就開工。

雖然毫不意外，但我喉頭仍是一陣酸苦，我現在正式成為無業遊民了。

如果這樣還不夠，還有更慘的 - - 那就是昨晚吃甜點時，我終於向我媽屈服，保證今天會去找文森。

我把自己拖進浴室沖澡，嚎啕大哭了半小時，耗盡全身精力後，再踉蹌地走出浴室。

把自己塞進絲襪和套裝裡，準備去盡身為女兒的義務。

廚房流理台上，我的倉鼠雷斯還在籠子裡的湯罐中熟睡。

我丟了幾顆倉鼠飼料到牠碗裡，嘴裡發出嘖嘖聲呼喚牠。

雷斯黑色的雙眼睜開眨了眨。

牠抽動鬍鬚，大力嗅了嗅，決定不碰飼料。

我不怪牠，因為昨天我自己試吃了幾顆當早餐，味道實在不怎麼樣。

我鎖上大門，走過三條街到聖詹姆斯路的藍帶二手車行。

停車場最前面的是輛雪佛蘭Nova，標價五百元，懇求有人賞臉。

生滿鐵鏽的車體，加上無數次碰撞，讓這輛Nova幾乎看不出是輛車，更不會讓人聯想到雪佛蘭，但車行同意我用電視與錄放影機交換這台破銅爛鐵，還願意用我的食物處理機與微波爐抵過戶費和稅金。

我把Nova開出去，直接去找文森。

我把車停在漢彌頓大道與歐登街口，拔出鑰匙，等車子慢慢靜下來。

我低頭祈禱，希望沒有熟人看到我，接著用力把門扳開，快步跑向不遠處的辦公室。

辦公室大門上的藍白招牌寫著：「文森·帕盧保釋代繳公司」，下頭的小字寫著：「服務全年無休，範圍遍及全國」。

## &lt;&lt;頭號冤家&gt;&gt;

文森的公司設在衣寶貝乾洗店與弗雷洛熟食店之間的交通樞紐，做的是左鄰右舍的小生意——家暴、公共危險罪、竊車、酒醉駕車，以及行竊。

文森的公司空間狹小，沒什麼特色，胡桃木隔板隔出兩間辦公室，地板上鋪著灰色廉價地毯。丹麥現代風棕色人造皮沙發靠在接待區牆邊，黑棕色金屬辦公桌上擺著一台總機電話，桌角放了台電腦。

文森的秘書坐在桌前，她全神貫注地低頭翻閱一疊檔案。

「有什麼事？」

「我是史蒂芬妮·帕盧，來找我堂哥文森。」

「史蒂芬妮·帕盧！」

她抬起頭來，「我是康妮·羅索尼。」

妳是我小妹蒂娜的同班同學。

天啊，希望妳不是來辦保釋的。」

「這時我才認出她來。」

她是比較老的蒂娜，腰比較粗，臉比較肉。

梳了一頭復古的蓬鬆大髻髮，橄欖色肌膚無懈可擊，上唇有些鬍渣。

「我唯一要辦的事就是找錢。」

「我對康妮說。」

「聽說文森在找歸檔職員。」

「我們剛找到人，而且妳我都知道，這沒什麼好可惜的。」

那工作爛透了，只有最低薪資，還要整天跪在地上，照字母排檔案。

我覺得呢，如果妳願意在地上跪這麼久，一定有辦法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

懂我的意思嗎？」

「我上一次跪在地上已經是兩年前的事，而且還是為了找隱形眼鏡。」

「聽著，如果妳需要工作，乾脆叫文森讓妳做棄保人追蹤。」

可以賺不少錢。」

「多少錢？」

「保釋金的百分之十。」

「康妮從頂層抽屜抽出一份檔案。」

「這個案子昨天才進來。」

保釋金十萬元，他沒出庭。

如果妳找得到他，把他抓回來，就能拿到一萬塊錢。」

「我一手撐著書站穩。」

「光是找到人就能拿一萬塊？」

有什麼陷阱？」

「有時候他們不想被找到，就會對妳開槍，但這種事很少發生。」

「康妮翻開檔案。」

「昨天進來的案子是本地人。」

莫帝·貝爾已經開始追蹤，做了點初步調查。

妳會有照片跟所有基本資料。」

「莫帝·貝爾怎麼了？」

「盲腸炎，昨晚十一點半送醫。」

他在聖法蘭西斯醫院，腰上插了根管子，鼻子插了鼻胃管。」

「我不想幸災樂禍，但光是想像自己能取代莫帝·貝爾，我就不禁興奮了起來。」

那筆錢很誘人，職稱也很嚇人。」

不過，追捕逃犯聽起來很可怕，當我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脅時，我會立刻變成百分之百的膽小鬼。」

「我猜要找到這傢伙不難，」康妮說，「妳可以跟他媽談談。」

如果真的很難搞，妳隨時都能罷手，哪會有什麼損失？」

<<頭號冤家>>

」也是，頂多就是我一條小命。

「我不確定，開槍那部分我不太喜歡。

」 「也許這就像開高速公路。

」康妮說。

「妳可能會習慣的。

我覺得呢，住在紐澤西本來就是種冒險，有毒廢棄物啊、貨櫃車啊，還有持槍的神經病什麼的。我的意思是，多個瘋子對妳開槍又怎樣呢？

」我也有同感，而且一萬塊實在很誘人，能讓我還清所有債務，讓人生重回正軌。

「好！

」我說。

「我試試看。

」 「妳要先跟文森談。

」康妮把椅子轉向文森的辦公室門口。

「嘿，文森！

」她大吼。

「有人找你。

」 文森四十五歲，沒穿增高鞋時一百七十公分高，體型瘦長，全身軟趴趴，沒啥肌肉，就像隻鼯鼠。

他穿尖頭鞋，喜歡胸部堅挺的女人以及膚色黝黑的猛男。

他開的是凱迪拉克Seville。

「史蒂芬妮想要追蹤棄保人。

」康妮對文森說。

「想都別想，太危險了。

」文森說。

「我請的人大多待過保全業，而且至少要有點執法常識。

」 「執法常識可以學。

」我告訴他。

「那妳先學好再來。

」 「我現在就需要這份工作。

」 「那不關我的事。

」 我想，該是硬起來的時候了。

「那我就會把這變成你的事，我會跟露西兒好好談談。

」 露西兒是文森的太太，也是小鎮上唯一不知道文森怪異性癖好的人。

露西兒總是緊緊摀住雙眼，我雖然沒立場掰開她的眼睛，但當然，如果她問起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妳威脅我？

妳威脅妳堂哥？

」 「誰教我走投無路了。

」他轉頭對康妮說：「給她幾件民事案，只要打電話的那種。

」 「我只要這件。

」我指著康妮桌上的檔案夾。

「我要一萬塊錢這件。

」 「別作夢，那是謀殺案。

我根本不該替他付保釋金的，但誰教他是小鎮的人，我又很同情他媽。

相信我，妳絕對不會想蹚這趟渾水。

」 「文森，我需要錢，給我個機會抓他回來。

」 「等煉獄結冰再說吧！

<<頭號冤家>>

」文森說。

「要是這傢伙沒抓回來，我的十萬塊就泡湯了。

我才不會找個半吊子去抓他。

」康妮對我翻了個白眼。

「聽他講的，一副得自掏腰包的样子，其實這都有投保，對他來說只是小意思。

」 「給我一星期，文森，」我說，「如果一星期內我沒逮到他，你就把這案子給別人。

」 「我連半小時都不想給妳。

」我深吸一口氣，走近文森旁邊，對著他耳邊低聲說：「我知道薩拉斯基太太，還有她的鞭子跟鏈子

。我也知道小男孩的事，我還知道鴨子的事。

」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緊咬雙唇，咬到顏色都發白了，我很清楚自己已經命中要害。

等露西兒聽到他對鴨子幹的事情之後，絕對會吐出來。

然後她會告訴她爸鐵鎚哈利，而哈利會剪掉文森的命根子。

「我要找的人是誰？」

」我問文森。

文森把檔案夾遞給我。

「喬瑟夫?莫雷利。

」我的心緊緊揪了一下。

我知道莫雷利涉入一樁謀殺案，這是小鎮上的大新聞，槍擊案細節也上了《川頓時報》頭版 - - 警探射殺未攜槍男子。

這是一個月前的新聞了。

接著，其他更重要的大事（像是樂透頭彩獎金累計金額）蓋過了關於莫雷利的八卦。

我因為所知不多，一直以為這件槍擊案發生在值勤的時候，也不知道莫雷利已經被以謀殺罪名起訴。

文森也注意到我的反應。

「從妳的表情看起來，我想妳認識他。

」我點點頭。

「我高中的時候賣過他一個奶油酥餅。

」康妮哼了一聲：「甜心，紐澤西州有一半的女人都賣過奶油酥餅給他……」

## <<頭號冤家>>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電影中，常常會有一個事業與生活失敗的女性腳色，總是能絕處逢生，展現無比的勇氣挑戰未來。

茱莉亞蘿勃茲的《永不妥協》是這樣，而今年珊卓布拉克挑戰奧斯卡的《攻其不備》更是如此。

但是，能夠一邊逞兇除惡，一邊報復前男友，如此聰明又機智的奇女子，那我想非史蒂芬妮·帕盧莫屬了！

在《頭號冤家》中，女主角不只逮到了她的獵物，更是逮到了我們的心！

」 - - 新銳導演 / 陳正道 「比披薩還HOT、比辣椒還辣、比正妹還嗆，史蒂芬妮·帕盧莫無疑是推理史上最活力四射的女性調查員，以她為主的賞金女獵人冒險故事，每一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